

圖中人物除了社會不平等、內向、包括被騙的一起騙子、即是對這個世界不負責任的幫助。



對嘉恩來說，繪畫是一種修飾，所以畫了《大極》畫作。這是被陳中職老師ban的操作，竟竟加添了許多更明顯的筆畫，但因為被「大畫」高辭掉。

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
一新一畫畫廊於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月7日期間，舉辦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展覽，展出六位本地新晉油畫家合共45幅作品，大部分是近年創作，並首次公開展覽。參展畫家包括呂華、宋嘉恩、周禮忠、姚志良、胡漢強、羅家明。他們各自具有獨特的藝術視覺，以人物、風景、日常細節等題材表達生活的感受及經驗，引發觀眾共鳴，並希望在當今後由多媒體藝術的風潮下，透過他們的作品展示油畫的不朽魅力。
為配合展覽，一新一畫畫廊將於12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下午3時至5時舉行特別講座，邀請6位參展油畫家介紹作品及創作心得，由一新一畫畫廊總監羅家明主持，有興趣者可到一新一畫美術網站：www.sunmuseum.org.hk 或致電2690 6790報名。

一個憂鬱又堅強的油畫女生

要麼堅持自己，要麼迎合大眾；要麼賺錢，要麼不賺；要麼從事藝術，要麼放棄。在港做藝術之難，我想不需要再花數十字向你說個明白。或許不只藝術，我們的生活同樣兩難，我們都憂鬱，但憂鬱得像畫家宋嘉恩般，在我第二個提問後便立即淚如雨下——你說她怎麼如斯悲觀脆弱，我說她其實好堅強。

撰文：黃立輝 攝影：龔樂、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聽說你凌晨3時半已經起床創作？

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唔住人。（為什麼？）
或者是說我覺得自己好多餘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多餘。我希望讓自己多一點時間做自己的事，他們在睡覺，或是上班的時候，我就在做自己的事，我希望我的時間是沒有其他人存在的。我又不會阻住他們，他們又不會阻住我。

繪畫時的情緒是怎樣的？

從前可能比較快樂，但現在有時畫畫對我來說更加多是一種壓力。你知道在香港畫畫其實很難賺錢，這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負責，這是壓力來源，所以我覺得我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多餘。（落淚）

對你來說畫畫有沒有滿足感？

有的，但我覺得個天很快會收番。（那次滿足感是怎樣的？）例如比賽拿了獎，又或者有人買了畫，你會滿足。但你會發現（大家）很快就沒了這件事，很快就沒有人再理你。

然而你堅持了？

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理想。如果自己努力是得到別人認同的話……努力是應該得到別人認同的，而不是被人看輕的。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很容易放棄一些東西，可能因為很小事，做小挫折就已經放棄，所以我覺得應該堅持。我仍然想用藝術發聲別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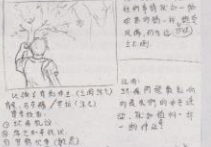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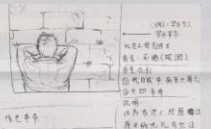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你從前畫相當多自畫像，這過程中自己有沒有不同的感受？

覺得自己沒有那麼漂亮了？哈哈！我本來對自己的外表沒有看法，沒有立場，但後來有人笑我肥，我就因為減肥而變成食失調，現在又變得愈來愈瘦。也曾經被人說我不好看，所以我愈來愈不想對自己，自畫像也畫得愈來愈少。

你不是是一個很容易受人影響的人？

是的。例如陳中職老師一ban我的創作，我就會立即耳仔存。我覺得藝術就是這樣矛盾，你又更要有個人意見的東西，同時又要被觀眾影響。例如家暴系列有很多人都不喜歡，我阿媽話把這樣的東西放在家鄉太鬼？但我覺得又係嘍。但會覺得「罵罵罵鼻」，因為我們從前就有這樣的經歷。

有時我甚至覺得藝術是自己給自己的束縛。正如我每天要做3,000下sit-up，我一定要做，不做不行，有一點虛弱症。如果有人不讓我繪畫，我會覺得他阻住我。但同時我又覺得自己畫畫好唔住人，有一幅畫很代表我。我覺得自己畫畫的時候好像監禁了自



許多創作人一樣，單構對嘉恩的意義在於整理資料，不論在概念、角色、比例等的安排上。

己，這是我的內心，有很多自己不同的面，就像24個比利，有很多不同的自己存在。例如我在煩自己的同時其實我也在偷自己的腳趾。有很矛盾的自己，有很寂寞的自己（即悲觀），後面又有一個天使用伴，有一個正在殺害自己的自己。有一個想得到自由，所以畫了氣球，畫畫就是想得到自由，但矛盾的是我自己困住了自己。

我看你很多畫都有一個男生在？

那是我的男友，我們拍拖11年。他真是我的超強支持。他看我的畫畫時比我更感動，他有句話話令我更堅持下去，就是「這成你的理想就是我的夢想」。



宋嘉恩 SUNG Ka Yan
出生於香港，先後隨國粵音和陳中職習畫。由2008年開始，多次在中國及香港參加聯展。2012年，獲「心連心·中國情」大型青年畫家展風采畫室獎，同年亦獲香港藝術油畫大獎三項獎。2013年，獲「心連心·手拉手」上海國際青少年畫展攝影大賞西洋畫獎。2016年，作品入選香港油畫大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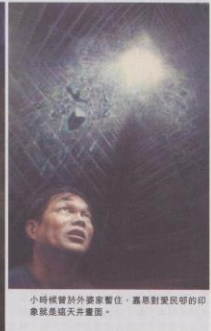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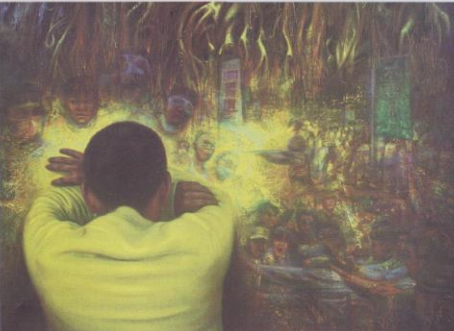


你在12月至1月舉行的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展覽中，有不少國外的題材，你對原鄉的感懷是如之何？

這是我從小到現在都住屋鄉，那是公屋。因為有一段時間我知道自己家人可能沒有居住，很擔心。我又知道我個人常常都住在家，可能就多畫了一些。我和男朋友都住在粉嶺，我住29樓，他住27樓。可能對屋鄉有一種情感連結吧，我覺得屋鄉的走廊就像時光隧道，一個黑洞。我常常走過都想起從前的回憶。我很記得我小時候爸爸很嚴，有次他（指男友）與幾個男同學一起走過大叫：「宋嘉恩！」我在家聽到，我爸爸立即說：「這個個啲我個女？」驚呀，驚呀又男人打。但有一次我生日，他拿了一份生日禮物給我，然後偷偷地門門接。這是我離開走廊最記得的畫面。

「家暴」是嘉恩其中一個創作題材，小時候的舊電影，都反映在畫作上。

這畫屬於宿命命作的命，畫中人就是嘉恩男女的背影，作為嘉恩的御用模特兒，男女自然難不替身。



小時候曾於外國家暫住，嘉恩對愛侶的印象就是這天晝畫面。

「防毒系列」對應了社會不同面向，包括知識的「防毒」，也即是對洗腦或不良訊息的提防。



對嘉恩來說，繪畫是一種修煉，所以畫了《太極》畫作。這是被陳中樞老師ban的原作，背景加插了許多更明顯的意象，但因被批「太露」而刪掉。

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

一新美術館於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月7日期間，舉辦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展覽，展出六位本地新晉油畫家合共45幅作品，大部分是近年創作，並首次作公開展覽。參展畫家包括呂華、宋嘉恩、周雅晶、姚志良、胡凌諺、顏潔明。他們各自具有獨特的藝術視覺，以人物、風景、日常起居等題材表達生活的感受及經驗，引發觀眾共鳴，並希望在當今傾向多媒體裝置藝術的風潮下，透過他們的作品展示油畫的不朽魅力。

為配合展覽，一新美術館將於12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下午3時至5時舉行特別講座，邀請6位參展油畫家介紹作品及創作心得，由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主持。有興趣者可到一新美術館網站：www.sunmuseum.org.hk或致電2690 6790報名。

一個憂鬱又堅強的油畫女生

要麼堅持自己，要麼迎合大眾；要麼賺錢，要麼不賺；要麼從事藝術，要麼放棄。在港做藝術之難，我想不需要再花數十字向你說個明白。或許不只藝術，我們的生活同樣兩難，我們都憂鬱，但憂鬱得像畫家宋嘉恩般，在我第二個提問後便立即淚如雨下——你說她怎麼如斯悲觀脆弱，我說她其實好堅強。

撰文：黃立暉 攝影：龔慧、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聽說你凌晨3時半已經起床創作？

因為我覺得自己好阻住人。(為什麼?) 或者說我覺得自己好多餘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多餘。我希望讓自己多一點時間做自己的事，他們在睡覺，或是上班的時候，我就在做自己的事，我希望我的時間是沒有其他人存在的。我又不會阻住他們，他們又不會阻住我。

繪畫時的情緒是怎樣的？

從前可能比較快樂，但現在有時畫畫對我來說更加多是一種壓力。你知道在香港畫畫其實很難賺錢。這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負擔，這是壓力來源。所以我覺得我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多餘。(落淚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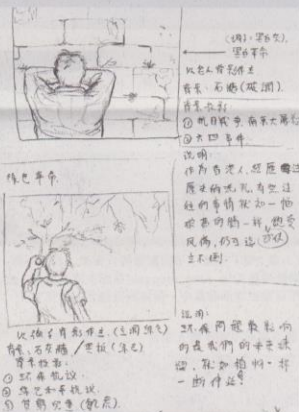
對你來說畫畫有沒有滿足感？

有的，但我覺得個天很快會收番。(那次滿足感是怎樣的?) 例如比賽攞了獎，又或者有人買了畫，你會滿足。但你會發現(大家)很快就沒了這件事，很快就沒有人再理你。

然而你堅持了？

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理想。如果自己努力是得到人認同的話……努力是應該得到人認同的，而不是被人看輕的。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很容易放棄一些東西，可能因為很小事、很小挫折就已經放棄，所以我覺得應該堅持。我仍然想用藝術敬發別人。

我看見你從前畫相當多自畫像，過程中對自己有沒有不同的感受？



跟許多創作人一樣，草稿對嘉恩的意義在於整理資料，不論在概念、用色、比例等的安排上。

己。這是我的內心，有很多自己不同的面，就像24個比利，有很多不同的自己存在。例如我在鎖自己的同時其實我也在偷自己的鑰匙。有很矛盾的自己，有很童真的自己(即較悲觀)，後面又有個天使相伴，有一個正在殺害自己的自己，有一個想得到自由，所以畫了氣球。畫畫就是想得到自由，但矛盾的是我自己困住了自己。

我看見你很多畫都有一個男生在？

那是我的男友，我們拍拖11年。他真是我的超級支柱。他看我的畫展時比我更感動。他有句說話令我很堅持下去，就是「達成你的理想就是我的夢想。」



宋嘉恩 SUNG Ka Yan

出生於香港。先後隨羅卓睿和陳中樞習畫。由2008年開始，多次在中國及香港參加聯展。2012年，獲「心連心·中國情」大型青年優秀書畫展西洋畫金奖。同年亦獲香港首屆油畫大展三等獎。2013年，獲「心連心·手拉手」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大賽西洋畫銀獎。2015年，作品入選香港油畫大賽。



「家」是嘉恩其中一個創作題材，小時候的痛苦畫面，都映現在畫作上。

這是關於雨傘革命的作品。畫中人就是嘉恩男友的背影，作為嘉恩的樹用模特兒，男友自然義不容辭。

你在12月至1月舉行的《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》展覽中，有不少屋邨的題材，你對屋邨的感情是如何？

這是因為自小到現在都住屋邨，那是公屋。因為有一段時間我知道自己家人可能沒有屋住，很擔心。我又想我個人常常都屈在家，可能就多畫了一點。我和男友都住在粉嶺，我住29樓，他住27樓。可能對屋邨有一種情意結吧？我覺得屋邨的走廊就像時光隧道，一個黑洞。我常常走過都想起從前的回憶。我很記得我小時候爸爸很嚴肅，有次他(指男友)與幾個男同學一起在走廊大叫：「宋嘉恩！」我在家聽到，我爸爸立即說：「嗰個嗰我個女？」幾驚呀，幾驚又男人打。但有一次我生日，他拿了一份生日禮物給我，然後我偷偷地開門接。這是我關於走廊最記得的畫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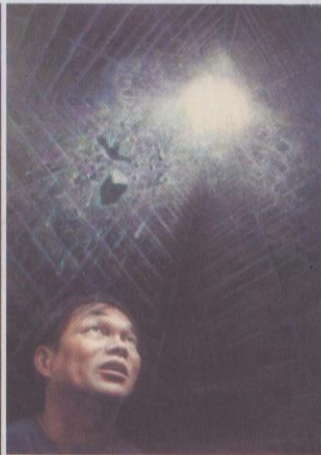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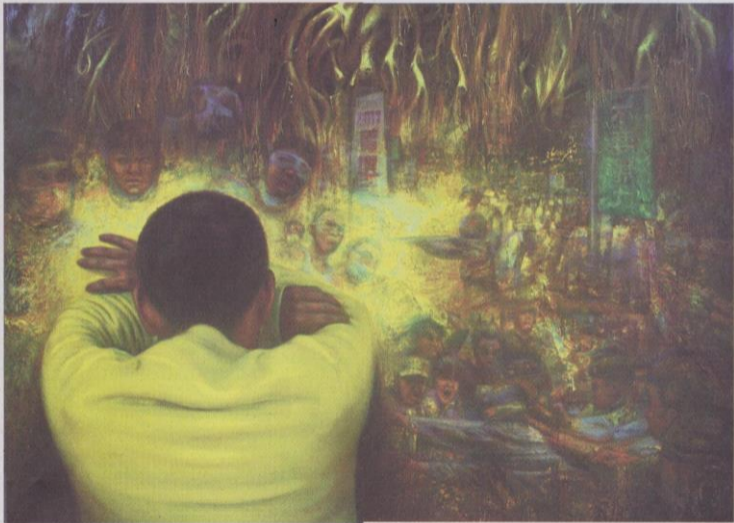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展覽也有一個系列是關於「防毒」。畫中有中國、美國書，這些國家在知識上可能灌輸一點所謂好的東西，但其實有時是不好的，所謂洗腦。另一幅有關於食物的毒害，我覺得很多食品的都是一種毒害，例如即使……(男友插嘴：標簽為有益的東西?) 是啦!但其實是不是呢?很多標籤說自己健康的東西其實都不怎麼好，我們生活都充斥很多基因改造的食物。

覺得自己沒有那麼漂亮了？哈哈！我本來對自己的外表沒有看法，沒有立場。但後來有人笑我肥，我就因為減肥而變成飲食失調，現在又變得愈來愈瘦，也經常被人說我不好看，所以我愈來愈不想對着自己，自畫像也畫得愈來愈少。

你是不是一個很容易受人影響的人？

是的。例如陳中樞老師一ban我的創作，我就會立即耳仔軟。我覺得藝術就是這樣矛盾，你又要很有個人意見的東西，同時又要被觀眾影響。例如家暴系列有很多人不喜歡，我阿媽話把這樣的東西放在家搞乜鬼？咁我覺得又係嘅。佢會覺得「篤眼篤鼻」，因為我們從前就有這樣的經歷。

有時我甚至覺得藝術是自己給自己的束縛。正如我每天都要做3,000下sit-up，我一定要做，不做不行，有一點強迫症。如果有人不讓我繪畫，我會覺得他阻住我，但同時我又覺得自己畫畫很阻住人。有一幅畫很代表我。我覺得自己畫畫的時候好像監禁了自



小時候曾於外婆家暫住，嘉恩對愛民邨的印象就是這天井畫面。